

开海前后



29日,开发区初旺港,出海前,几个河南来的老乡趁着有时间坐在一起相聚。他们说,开海后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有时间喝酒聊天了。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

# 一条船上10个人,7个外地的

本地传统捕捞渔民越来越少,搞养殖和育苗场的多了

## 有的渔船

### 只有船老大是本地人

每年8月中旬他们来到烟台,然后赶在元旦前回家,就像候鸟一样,每年在这里待上4个月,然后拿着薪水回家过年。

“我们这条船上10个人,1个船老大9个船工,有7个是外地的。”来自河南周口的高玉顺说。他在这里干了20多年的船工,已经51岁了,他介绍来的船工有20多个,而这些船工又分别介绍其他老乡来这里,于是这里的河南人越来越多。他们多数来自河南、安徽等地,有的从年少就来到烟台,一干20多年,如今已经有了孙子。

据了解,船主,也就是他们口中的“船老大”,基本都是本地人,而船上的工人几乎全是外地人。像300马力的大渔船,一般得有10多个船工,本地人最多也就两个,有的甚至只有船主是本地人。

古人说,宁上山不下海,打鱼是个体活,而且海上风浪暗涌多,比在陆地上的风险要大得多。“本地人不愿意遭这个罪了现在,有些去专

门搞养殖,搞育苗场了。”今年已经78岁的丛绅庆说,他从最小的18马力渔船干起,然后40马力,120马力,又到300马力,船越来越大了,干这行的本地人却越来越少了。用他的话说,现在的工资待遇比以前高得太多了,但也只能吸引外地人来工作。

## 本地渔民不愿让

### 下一代遭海上的罪

开发区山后初家村的刘明岩已经快50岁了,他19岁出海打鱼,干了近30年。最初跟着别人干,现在雇了两个人一起出海捕捞。

“儿子在上大学,毕业了让他干工程师,不出海。”说起儿子,刘明岩很自豪,这是他家第一个踏入大学校门的后代,绝对不会再跟渔业打交道了,再往后的后代也不会再去干这个苦活了。他自己打算再干3年,也不再出海了。

海上的活儿太遭罪,老一辈的人就靠着海活着,刘明岩虽然是学校的“尖子生”,最终还是因为家庭生活条件不允许辍了学。“说实话不管孩子以后混得怎么样,能挣得

上自己吃喝,就不让遭这个罪了。”他一边整理出海的网具一边说。

“你看看这个码头,除了船长,哪有几个本地人干这活儿?”刘明岩说,本村很难找到30多岁的年轻人还出海干活,干这行的本地人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。按他的说法,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,又脏又累,有资本的人去搞养殖和育苗场,虽然靠着海边,村里从事渔业捕捞的人占不到1/3。

在烟台其他沿海的渔村,纯粹依靠渔业捕捞生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更多的人选择陆上生活,“80后”更愿意在楼房居住,在城里工作。

## 城市规划、渔业养殖

### 悄然改变渔民结构

出海遭罪,渔业捕捞量下降,本地渔民愿意出海的越来越少。此外,城市的整体规划也在悄悄改变着渔民们的命运,如今漂亮的烟台滨海路一线,就是渔村给城市道路和滨海旅游“让步”的最早的例子。

“西港建设用地很大,山后李家、山后陈家都在拆迁。”开发区一

位王姓渔民说。

烟台市西港区的规划建设后,靠海边的这些村子将消失,拆迁之后,村里的渔民很少再继续从事渔业生产。

“离开这里就不可能干海上的活儿了,40来岁的去打零工或者就不干了,年纪轻的就去厂里上班。”据介绍,拆迁的这些人家将在开发区大季家一个小区里居住。

本地渔民抛弃传统捕捞业的情况,在莱州和芝罘岛同样存在。烟台本土从事传统渔业捕捞的人数在减少。在莱州三山岛渔港和芝罘岛东口,外地出海打鱼的人远远超过了本地捕鱼人。

莱州渔民从事大菱鲆、半滑舌鲷、海参等高经济价值的鱼类和海珍品的养殖,富裕起来一批人。搞养殖投入大,风险大,但是收入也高,与海上的不确定相比,在陆地养殖更让渔民们安心。

芝罘岛东口村居委会主任张先生曾说,东口出海捕鱼的渔民只占当地人口的1/10,许多人选择发展高经济价值的海参养殖业,另外一些在冷藏厂、船厂上班。

本报记者 李娜

刷上新漆、换上鲜艳的红旗、给油箱加满油,29日,在开发区初旺港,1000多条渔船整装待发。在港口,你能听到许多外地口音,这些声音里偶尔会夹杂本地的口语。随着烟台城市的发展,原有依赖渔业捕捞生存的本土渔民越来越少,“渔民”的构成已发生变化。

## 船工吃睡在船上,有苦有甜

多数船工说,出海后一天只睡三个多钟头

本报记者 李娜

一锅白面馒头、一盆辣椒炒白菜,吆喝一声开饭了,船上的午餐开始了。船工们每年8月中旬到12月中旬,4个月时间吃睡都在船上。51岁的高玉顺是河南人,已经过了21年这样的生活。

29日11点多,开发区初旺港的钢壳船内相继飘出炊烟,那是渔船的“大厨们”开始准备午餐了。记者随机进入一条渔船,厨师是安徽阜阳的季国俊,他正准备将蒸好的白面馒头出锅。热腾腾的馒头,发酵到刚刚好,每一个都有碗口大小。季国俊已经在船上干了10多年,开始他并不负责大家的伙食,直到后面5年他的“厨艺”被发现,并一直延续了下来。

当天中午,季国俊给伙计们做的是辣炒白菜,虽然少了五花肉,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老季做的菜没得挑。“大白菜、土豆、茄子、洋葱,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菜,偶尔老板娘给买点肉,改善一下。”季国俊说,他自己也是想着法子做菜,尽量不重复。如果开了海,他们还可以吃

到新鲜的鱼。

就在季国俊忙着做饭的时候,有两位船工在小小的“卧室”里躺着休息。说是卧室,其实是根据船的格局隔成的窄小的空间,身高一米七的小伙子都要低着头进出。每一间有两个对立的床,床板不足一米宽。这两位是河南老乡,来自一个县,是别人介绍过来的,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

饭做好后,季国俊向外面喊了一嗓子,有5个人围在船舱的案板上吃了午饭。

“出海后,别的还好,就是觉不够睡。一天加起来,也就睡三个多钟头吧。”多数船工都这样说。

如果是下午3点多出海,第二天早上回来,撒下渔网后,会有两个人值班,另外的人休息。基本睡两个小时就得起来轮换,然后就要一个收网摘鱼虾。早上三四点钟靠岸后,搬运货物卖鱼,整理渔网,就到了中午。简单吃完饭,下午又得出海了。

“只要开了海,就像陀螺似地停不下来了。”高玉顺说,只要不到大风就要出海,下雨天也是如此。



29日,在开发区山后初家边防派出所,许多船主来办理出海证件。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

## 相关新闻

### 船舶证船员证 出海一个不能少

本报8月29日讯(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张传钦) 再过几天就要开海了,开发区山后初家边防派出所的服务大厅里,船主们排着队办理出海船舶户口管理簿和出海船员证。

派出所民警介绍,开发区山后初家的渔港大马力渔船多、船员成分复杂,管理不善极易出现问题。开发区山后初家边防派出所对这里实行24小时监督管理,随时掌握动态。每条船只、每个人都办理证件,便于管理,一旦出现问题,可以及时解决。

虽然船员成分复杂,但渔港里秩序井然。当民警走到港口的时候,不时有船主和船员跟他打招呼。

针对近年来越界捕捞事件多发的实际,边防派出所还对各居委会、港口码头宣传教育,发放反偷渡、制止越界捕捞宣传材料。船主们签订了“反走私、反贩毒、反偷渡外逃责任状”和“不越界捕捞责任状”。

**吉斯果园**  
GUO YUAN  
婚宴流行“小金罐”  
吉斯果园免费送  
活动细则及相关酒店讯息请咨询: 400 658 2211  
JISI 吉斯集团 ~健康产业兴 吉斯中国梦  
地址: 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业务电话: 4237199